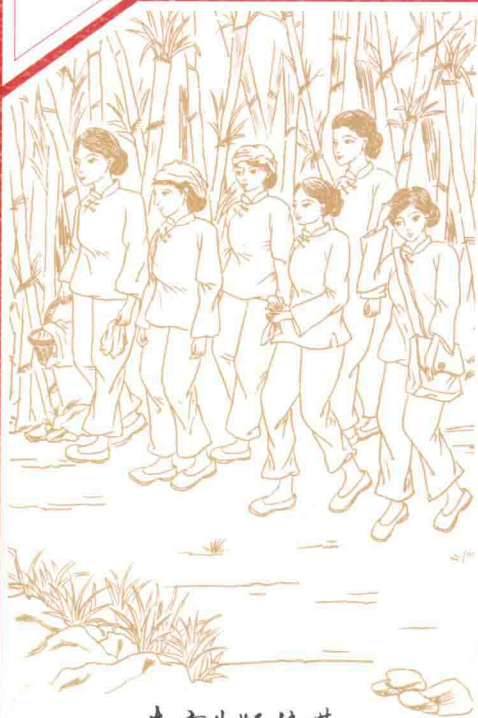


▶ 长篇小说

西江夜渡

吴学军◎著

抗日烽火岁月 岭南英雄传奇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西江夜渡

吴学军◎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西江夜渡 / 吴学军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60-7626-6

I. ①西…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529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张 懿 李珊珊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插图绘制: 何洁冰
封面设计: 刘红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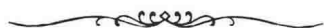
书 名	西江夜渡 XIJIANg YEDU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7.25
字 数	120,000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30
第三章	062
第四章	086
第五章	122
第六章	141
第七章	162
第八章	178
第九章	211

第一章

1940年，11月29日，傍晚。

佛山镇正埠码头，月黑风凉、冷冷清清，六七艘大小不一的船安静地泊在码头，全没了往日的繁忙、热闹。

在广东沦陷前，作为佛山镇三大码头中最大的正埠码头，客货运输非常繁忙，接船的、送货的，人潮如鲫，即便在半夜，客船、货船依然往来穿梭。那时候人们要去广州、香港，也多从这里出发，正埠码头每天有“佛山”号轮船开往广州、每两天有“升昌”号轮船发往香港。

“突突突”，一阵马达声打破了汾江的宁静，一艘半新有篷的木制机帆船从远处朝正埠码头驶来，在距码头尚有百余米时，船熄了火，马达声戛然而止，随即，整个码头又恢复了刚才的宁静。

船还在往岸边行驶。机帆船上，一个黑色身影从驾驶舱出来，在船的左舷边拿起一根长长的竹篙，一篙一篙地用力将船撑向码头。木制机帆船刚泊上码头，船还没停稳，左右轻微摇晃着，一小伙子从船舱出来，纵身一跳，上了岸，他接过船工抛过来的缆绳，麻利地系在码头石柱上。

接着，身着黑色中山装，身材魁梧，理着小平头的中年男子走出船舱，他右手斜提着一把黑色二胡琴盒，在船右舷停下脚步，双目睽视码头，然后走向船头，轻轻一跃，飞身上了岸。他上岸后，向前疾行七八步，驻足，环顾四周一番，然后，回身向船舱内的人打了一个出来的手势。船舱里一前一后钻出两个男人，走在前面的瘦削高挑，四十岁左右，着白色西装，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眼镜，右手提着一个做工精细致的棕色牛皮公文包，包的中间有一个铜制锁孔，他身子随着船左右摇晃，脚步不稳。走在后面的年轻人一手提着褐色牛皮箱，另一手往前伸着，准备随时扶白色西装一把。

小平头提着二胡琴盒朝码头出口走去，眼神颇为警惕，后面三人紧跟其后。出了码头，小平头一行很快上了南阳大街（现为升平路），从小平头走路坚定的步伐看，他对这一带比较熟悉。越往前走，大街上店铺越来越多，人也越来越多，走了十多分钟，小平头一行来到一间叫“清晖旅社”的旅店前。旅社四层楼高，旅社大楼两边各为一条长长的巷子。

小平头大步跨上石阶，在旅店两扇大门前，回过身来，审视了一下周围环境，觉得没有异样，回头轻声对着西装男子说：“您请跟我来。”他用眼神示意另外两个同伴，在旅店门口担任警戒。

小平头来到柜台前，跟伙计要了两间临街的房，给了押金后，伙计给了两个挂有钥匙的房牌，木制房牌上分别写着307、309。旅社简陋，狭窄的木板楼梯就在柜台右边。小

平头左手拿着钥匙牌，右手提着二胡琴盒，西装男子奇怪，二胡琴盒里装的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手始终没有离开过二胡琴盒。

小平头领着西装男子上了楼梯。小平头在前，西装男跟在后，上到三楼，小平头用钥匙打开307房，轻轻推开房门，他没有急于进去，而是站在门口警惕地朝房内看，两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览无余，觉得安全后才进去。他安排西装男与自己一间房，另两个年轻人住隔壁的309。

小平头进入房内，径直走到窗前，轻轻推开一扇窗户，探头朝下看，静悄悄地没有异常，露出满意的神情。此间旅店处在佛山镇最热闹的街上，在这条街上，酒楼、妓院、赌馆、药店、电影院、戏院、茶楼食肆、布匹、金饰、粮油杂货林立，加上邻近佛山的母亲河汾江，汾江上有正埠码头、豆豉巷码头、大王庙左便码头三大码头，人流比较大，容易引起怀疑。

佛山镇毗邻省城广州，虽说它只是南海县下属的一个镇，可它在全国却非常有名。早在明清时期，佛山镇就与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河南的朱仙镇合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清初，佛山镇的繁华达到一个鼎盛期，与京师、苏州、汉口并称“天下四聚”，道光年间，佛山市场上的南北商品，仅种类数即达二百种以上，很多街巷都是以行业命名，有铸犁街、布巷、花衫街、牛肉巷，等等，那时，城中形成了闻名全国的“三圩六市九头八尾十三沙二十八铺”的商业中心。在镇的中心地带，商人会馆众多，有山陕、江西、浙江、楚南、楚北、福建、潮梅、海南等十多个会馆。

即使在民国时期，佛山镇仍保持着它的繁荣，是岭南地区冶铸、陶瓷、纺织、中成药等制造业的中心。

“施医生，您先休息一下。”小平头一边对西装男说，一边将木窗轻轻关上。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将黑色二胡琴盒放在桌上，将琴盒上的两个铜扣打开，掀起盒盖。

西装男惊呆了：“天哪，那不是二胡，竟然是一支锃亮的冲锋枪。”他坐在床沿，忐忑不安地看着小平头的一举一动。

小平头，姓汪，名锋，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少校军衔，“轿夫行动”的负责人。军统广州站在1939年2月，随广东国民政府从广州市迁往韶关，于是韶关成了当时广东省的战时省会，军统广州站也有人称军统韶关站，不过，军统内部，大家还是习惯称“军统广州站”。

汪锋负责的“轿夫行动”，是要将著名的外科医生施宗廉送到鹤山去。两天前的11月27日晚上十一时，日军驻南海县九江镇的一个步兵小分队，约四十人，携二挺轻机枪和三个掷弹筒，分乘二艘船，在夜色掩护下，偷渡西江，窜至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的大雁山，潜伏在山脚下公路旁，伏击了国军155师926团的一个汽车排，造成汽车排士兵九死十六伤的惨案。日军此番越江偷袭，并非打了一个伏击那么简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这个汽车排，乃赫赫有名的华侨汽车排，成立仅一年，已是累立战功。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曾在头版显著位置以专题的形式报道过这个汽车排的事迹。汽车排的士兵均来自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粤籍富有的华侨家庭。死伤者中，邱炳金、邱炳银、邱炳铜和邱炳

铁四兄弟，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是富商邱家兴的四个儿子。邱家兴祖籍广东台山县三合镇（距沙坪镇直线距离六十华里），他年轻时跟着宗亲下南洋，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在槟城拥有千亩橡胶园。1939年夏，邱老先生响应南侨总会领袖陈嘉庚的号召，毅然将四个儿子全部送回家乡，投身抗战。

邱家四兄弟，老一、老三、老四当场牺牲，老二邱炳银左上臂和左胸各中一枪，奄奄一息。左臂的子弹已经被国军155师的军医取出，左胸的子弹军医不敢取，弹头靠近心脏冠状动脉，取弹头时，可能会伤及心肌，极易导致心脏大出血，心脏骤停。这样的外科手术，只有上海、广州、重庆等少数几个大医院的外科医生才有这个能力。再说，因为没有麻醉药，其他几个重伤的华侨战士也亟待手术。

28日上午，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闻听此事，马上打电报给委员长蒋介石，请求务必保住邱老先生唯一的血脉——二儿子邱炳银。

蒋介石接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打来的电报，十分重视。陈嘉庚，华侨抗日的一面旗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他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被公推担任该会主席，很快捐募到新加坡币一千万元，寄回国内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38年10月，陈嘉庚接受国民政府命令，由各属代表164人在新加坡集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当选为主席，1939年，他领导南侨总会组织派遣南侨机工三千二百多名，分十五批抵达滇缅公路支援抗战。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战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

应钦曾在参政会报告，“民国二十八年全年战费共开国币十八万万元，则华侨义捐可当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军费来自华侨的义捐、四个儿子全部送回祖国参加抗战，海外赤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苍天可鉴，无论如何都要保住邱老先生的唯一血脉。蒋介石在官邸焦急地踱着步，他首先想到的是从重庆派一流的外科医生到鹤山县沙坪镇抢救。很快，这一想法就被自己给否定了。重庆到广东鹤山县，只能走公路，开汽车，得经过四川、贵州、广西三省，尤其贵州和广西两省，公路多在丛山叠岭中，如果从重庆派出医疗小组，乘汽车，日赶夜行，也得七天以上时间。再说，这一路不时还会受到日本军机的轰炸。从重庆派医生的方案行不通。

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秘书毛庆祥建议从敌占区广州找医生。蒋介石在广州跟随孙中山多年，又在广州黄埔军校做过几年校长，还在广州指挥过北伐，对广州及周边地区比较熟悉，不用看地图，他就知道广州到鹤山县沙坪镇，走公路的话，只有短短的一百四十华里，走得再慢，两天总能到达。但广州在日军手里，广州的著名外科医生也在日军接管的医院，要找到已属不易，找到是不是愿意去，也是难题；他愿意去，又怎样送过日军严防死守的西江，更是难上加难了。

再难也要救人。蒋介石立即打电话给军统最高长官戴笠，要求他动用军统力量，在广州找最好的胸外科医生，并搞到麻醉药，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将广州名医送到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

当日下午四时许，军统广州站站长接到戴笠发来的密电，立即着手制订了“轿夫行动”计划，任命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汪锋少校为该计划负责人。“轿夫行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在广州寻找到资深外科医生；二是安全地护送外科医生到国统区鹤山县沙坪镇。

当日傍晚，军统广州站情报组组长苏万寿通过医疗界的内线，获得一个重要情报：两年前，日军占领广州前夕，资深一点的外科医生都已纷纷逃离，只有广州共荣医院还有一个没走，他叫施宗廉，广州人，曾在欧洲最古老的医学院法国里昂医学院留学，回国后，一直在广州慧济医院工作，享有广州“一把刀”的美誉。共荣医院原名慧济医院，原院长为美国人，施宗廉之所以没逃离广州，因为他相信，这家医院是美国人开办的，日军不敢怎么样。施医生失算了，广州一沦陷，日军就看上了医疗设备一流的慧济医院，日军强行接管，改名为“共荣医院”，医院名称改了，关键岗位的人悉数被换，从院长、科室主任到后勤总务，全都换成了日本人。不过，这个新来的日本人院长，对下属和中国普通医务人员动辄“八格八格”骂个不停，却对施宗廉颇为尊敬，开口闭口“施教授”，还给开了全院最高的薪水。

苏万寿很快弄清了施宗廉的政治背景：广州沦陷前，市区屡遭日机轰炸，无辜市民伤亡惨重，当时，慧济医院组建了一支救护大队，配备了队旗、担架、急救箱、急救药品，还为每个队员配发了制服、头盔、袖章。施宗廉曾主动参加了这支救护大队，还时常不顾生命危险，到被炸现场抢救伤员。

当晚十点半，情报组组长苏万寿独自来到越秀区六榕路，在六榕寺后面的小巷，找到施宗廉的家，一栋二层的小洋楼。苏万寿进门伊始，便自报家门，施宗廉惊愕万分，他从未与军界打过交道，更不要说军统。苏万寿也没绕弯，直接说明来意。苏万寿特意强调，此次行动，在重庆的蒋委员长非常关心。施宗廉十分憎恨日军强行接管他所在的慧济医院，更厌恶每天为日军做手术，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昂首表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愿意为国效力。”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即，明日早晨，请军统人员将他老婆和两个孩子送出广州，送到陪都重庆，待他赴鹤山县沙坪镇完成任务后，他再去重庆，一家人在重庆团聚。

作为情报组组长苏万寿，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接下来护送施宗廉的任务则交给了军统广州站行动组组长汪锋少校，汪锋从行动组挑选了尹玉华、庞清辉两名年轻队员，前者为神枪手，后者为格斗高手。

次日，中午一时，汪峰按照在电话中与施宗廉的约定，独自来到共荣医院。他装扮成受伤日军军官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进住院部大楼，上到三楼的外科。接上暗号后，施医生带他到医生休息室，让他穿上白大褂，戴上白帽，并在他胸前挂上听诊器，然后，领着汪少校，从三楼外科病区上到四楼的手术室。午休时间，偌大的手术室没有一个人，由于心里紧张，施医生觉得长长的走廊静得有点可怕，心跳加剧、呼吸急促，走在身旁的汪少校能听到施医生急促的呼吸声，他拉过施宗廉的手，轻轻地捏了一下，施医生似乎镇定了下来。

来到手术室，汪少校从口袋里掏出一件铁制小物件，以极快速度撬开了贵重药品专柜，将放在最上面一层的麻醉药盐酸——普鲁卡因悉数拿走。这是共荣医院手术室所有的麻醉药，一共一盒零六支。普鲁卡因又名奴佛卡因，白色结晶或结晶性粉末，易溶于水，因其麻醉作用较强，毒性较小，在清创缝合、取子弹时，用来做麻醉药效果最好。当然，锯胳膊锯腿，需要全身麻醉，用它来做麻醉药，病人还是很疼的，最好用乙醚，可麻醉乙醚是液体，极难运输，即便有了麻醉乙醚，没有麻醉机也不能用，而战地医院不可能使用麻醉机，更没有配套的氧气瓶。普通的国军伤兵，医生为他们取弹片时，只让伤员忍着，或让他嘴里咬着毛巾，只有师团级以上长官才会考虑用麻醉药。

汪锋从容地从住院部大楼出来，施宗廉紧随其后。为了不引起日军的注意，施宗廉没有换衣服，穿着平日的白色西装，手里提着黑色牛皮公文包——装有麻醉药的黑色牛皮公文包。一路出来都有日军的岗哨，施医生心里很害怕，眼神中露出恐惧，额头上冒着汗珠，步子也零乱起来。两盒麻醉药就在公文包内，如果被医院大门处日军守卫发现，只有一个字“死”，他只是一个医生，又不是特工，能不紧张吗！他俩一前一后走出医院大门，一头钻进停在门口不远处的黑色轿车，直到这时，施宗廉狂跳的心才稍稍安定下来。

轿车急速驶向沿江西路的西堤码头。该码头是广州最早的机动轮渡码头，战前，西堤码头有轮船开往佛山、江门、中山、大良、鹤山、梧州等内河各地，现在，大多已经停开。中午时分，码头比较安静，军统租来的木制机帆船泊在

码头的尽头。下得车来，汪锋见周围一切正常，带着施宗廉进入码头，一前一后上了木制机帆船，与此同时，机帆船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跃上码头，在石柱上解开缆绳，挥手示意船老大开船。

机帆船离开码头，顺水而下，渐渐远离市区，经珠江对岸的白鹤洞南下，约四十分钟之后，船向右转弯，沿汾江逆流而上，向佛山镇驶去。

下午，共荣医院手术室安排了一台手术，手术患者为一名日军中将。三时，手术室主任武田义拿着钥匙去开贵重药品专柜取麻醉药，愕然发现柜子被撬，里面的麻醉药全部没了，吓得赶紧跑到另外一栋楼的院长办公室，上气不接下气地向伊藤寺院长报告。院长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种手术用麻醉药莫说一盒，就是一支，在战争打得最胶着的这个时候，比黄金还贵呀！在广州，也只有这家被日军完全接管的医院才拥如此多的麻醉药。伊藤寺立即打电话，向日军广州宪兵司令部报告。当时的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在广州芳村黄大仙庙，有两个支队，还有一个专用监狱，可谓人员充足、装备齐全、成绩不小，深得日军高层的肯定。

特高课长石川敦古少佐接到伊藤寺院长打来的电话，大为震怒，下令大尉菊池紧急调查此事。半个小时，菊池即带着曹长小山介藏乘车赶到了共荣医院，由伊藤寺院长陪同，在手术室和住院部外科迅速展开排查，很快他们便查出，当天中午曾来过手术室，现在又没在岗的只有外科的施宗廉医生。菊池决定，立即抓捕施宗廉！下午四时许，菊池带着特高课人员赶到越秀区六榕路，迅速地包围了施宗廉所住的小

楼，军曹小山介藏用枪托将门砸开，率先冲了进去，发现，人去楼空。

菊池分析，施宗廉为广州颇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偷走医院手术室的全部麻醉药，老婆和两个孩子又突然无影无踪，甚至家里的保姆也不见了，这绝不像个人的偷盗行为，极有可能是个有组织的行动。菊池赶回广州宪兵司令部，将自己的分析向特高课长石川敦古少佐做了汇报，石川敦古少佐当即下令，对施宗廉医生展开全城搜捕，封锁主要车站和码头。

但日军还是慢了一步。

汪锋少校坐在客房靠墙的木椅上擦枪。施医生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他合着眼，却没有丝毫睡意，他在不断推算，夫人和两个孩子在军统人员的护送下，现在应该到了哪里。突然，“啪”的一声从窗下传来，汪锋霍地站了起来，他判断，这声音来自楼下的街道，他提着手枪，疾步来到窗前，轻手将窗推开一个缝，透过缝，向下察看，见旅社对面的一家商铺，窗户上的一小块玻璃被打烂，几块玻璃散落在地，附近很少人走动。汪锋立即警觉起来：“街上不见有小孩，行人也不多，谁会 will 将旅馆对面商铺窗户上的玻璃打碎呢？”

他站在窗前，再次透过窗户上的缝隙向下看，他细眉微蹙：“街道上没有什么异样，奇怪！”这时，从房门外传来一阵声响，他急忙打开房门，跑过走廊，来到楼梯口，朝下看，见到一楼大堂一角，几个着便装的男子，提着手枪。从三楼的楼梯口朝下看，只能看到大堂的一小部分，汪锋当即

判断，旅社大堂肯定还有不少便衣。他顿时明白，自己一行的行踪已经暴露，被包围了。刚才街道对面商铺的玻璃响，显然是有人在向他报警，报警人是谁呢，他没有时间细想。

即使十年后，升任少将的汪锋从重庆乘机撤退到台湾，仍不知这个向他报警的人是谁。这人是南海县伪警察局特务股田金，当然，田金也不知道，十年后，他也是凭借这一系列的义举救了自己的命，这是后话。

原来，当日下午下班时分，南海县伪警察局特务股股长钱守仁召集特务股全体人员在大院内紧急集合。特务股包括股长在内一共有二十七人，南海县管辖着全国四大名镇之一的佛山镇，所以，伪警察局人员配备比一般县警察局多出不少，一个股的人甚至比一些县警察局还要多。

钱守仁叉着腰，站在台阶上训话：“各位，听着，刚才，接到广州日军宪兵司令部特高课长石川敦古少佐打来的电话，说，广州共荣医院有一个外科医生，名叫施宗廉，今天中午，将医院手术室全部麻醉药给偷走了，有可能向西逃，已经逃往我们佛山镇。施宗廉，四十二岁，瘦高个，皮肤白净，出逃时穿一套浅白色西装。石川敦古少佐要求我们对车站、码头、旅馆等实施全面监控……”

钱守仁当场做了分工，特务股分成两个小组，副股长钱大元带一个小组守在佛平公路路口（广州市到佛山镇的必经之地）设卡，他亲自带一组在正埠码头、豆豉巷码头、大王庙左便码头布控。一组守公路，一组守水路，这个钱股长做事确实有头脑。

田金，他在特务股资历最浅。1938年7月，田金从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毕业，由于日军侵华，广州、佛山相继沦陷，学校停课，原本想在中学谋一职务的他，无奈待业在家，今年初夏，经远房叔叔介绍，也由于他身材魁梧，学体育的嘛，被招进南海县伪警察局特务股。他入行只有五个月，资历最浅、年龄最小，只能算跟班的。

宁维善、黎国华和田金三个被安排负责监视正埠码头，他们三人中，宁维善入行最早，经历最多，黎国华和田金都尊称他“善哥”。他们奉命来到码头，约半个小时，“突突突”远处传来机帆船声，一艘有篷木制机帆船离码头尚有一百米就早早地熄了火，船工操起竹篙，用力一篙一篙地将船撑向码头，船悄悄地靠了岸。

宁维善是佛山本地人，在汾江边长大，对船比较熟悉，他立刻对这艘船产生了怀疑：这艘机帆船，在距码头尚有百米就熄火，再用篙一篙一篙地将船撑向码头，这也太奇怪了。

宁维善打了一个手势，带着黎国华和田金藏在码头一堆货物后，在暗中观察着这艘船。

船还没停稳，船上一个年轻人纵身一跳，上了岸，利索地接过抛过来的缆绳，将船固定住。船还在左右摇晃，只见理着小平头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二胡琴盒，轻轻一跃，飞身上岸。

宁维善轻声说：“这几个人非常可疑。”

小平头回身，向船舱打了一个出来的手势。船上鱼贯下来两个男人，走在最前面的男子，身着浅白色西装，四十